

从筛选假设理论看高等教育入学公平的特点

张继平¹,董泽芳²

(1.三峡大学 高等教育研究所 湖北宜昌 443002;
2.华中师范大学 教育学院 湖北武汉 430079)

摘 要:高等教育入学公平旨在让每个考生都有机会取得有价值的文凭,籍此向未来雇主传达高能力的信号,实现生存状况的改观和社会地位的变迁。在我国经济社会加速转型和高等教育大众化深入发展的过程中,高等教育入学公平呈现出新特点,主要体现为政策的普适性、机制的灵活性、标准的多元性、形式的广泛性、程序的规范性和录取的透明性。

关键词:高等教育;入学公平;特点;筛选假设理论

中图分类号: F08;G40-05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4870(2016)01-0027-06

高等教育入学公平作为教育公平的核心内容和社会公平的重要基石,旨在让每个考生都有机会获得高质量的高等教育和取得有价值的高等教育文凭,籍此向未来雇主传达高能力的信号,在谋得满意职业的基础上实现生存状况的改观和社会地位的变迁。美国社会学家迈克尔·斯宾塞(Michael Spencer)和罗伯特·索洛(Robert Solow)等人提出的筛选假设理论认为:高等教育作为一种筛选装置、一种识别人之才能的信号,其核心功能不在于提高人的认知水平,而在于对具有不同能力的人进行筛选;筛选是通过文凭揭示个体已有的生产能力,即学历是反映应聘者才能的信号,雇主可以凭借应聘者学历层次的高低、文凭价值的大小判定其能力的强弱;高等教育的筛选作用是人们向未来雇主传达原本不可观察到的生产率的一种方式,被雇佣者为了向雇佣者传递自己高能力的信号,会投资于更高层次、更高水平的教育,^[1]会追求更高质量、更加公平的高等教育入学。从筛选假设理论出发,高等教育文

凭是雇主筛选人才的信号,不同层次与不同类型的大 学文凭具有不同的“含金量”,要让学生获得被雇主公平筛选的机会,其前提条件是赋予考生公平的人读不同层次与不同类型大学的权利和机会,特别是公平的优质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在我国经济社会加速转型和高等教育大众化深入发展的过程中,社会用才的标准在不断上移,高校选才的标准却在不断下移,由此导致了高等教育学历信号的新变化,使高等教育入学公平呈现出新的特点。

一、政策的普适性

如果说文凭是劳动力市场的一种“过滤分拣器”,那么高等教育入学政策就是一种“文凭分流器”。入学政策作为国家管理高等教育的基本手段之一,决定着高等教育为谁提供文凭和提供什么样的文凭,在筛选装置中发挥着“引擎”的作用。只有政策公平,不同社会阶层的公民才能公平地获得高质量的高等教育文

收稿日期:2015-10-28

基金项目:2015年国家民族问题研究项目“少数民族考生高等教育入学公平的机制创新研究”(项目编号:2015-GM-024);2014年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以推进公平与质量为重点的教育分流模式改革研究”(项目编号:BG140031)。

作者简介:张继平,男,三峡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副教授,博士,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高等教育社会学;董泽芳,男,华中师范大学教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高等教育学、教育社会学。

凭,借以向雇主传达高能力的信号,获得雇主最直接最有效的认可。高等教育入学政策的公平性既是由其适应性决定的,又反过来影响其适应性。这可以从两方面来理解:一方面,高等教育入学政策的公平程度取决于其对社会需求的适应程度,即高等教育入学政策的适应性越强,对社会的惠及面越广,其筛选对象越具有普适性,高等教育入学政策的公平水平就越高。另一方面,高等教育入学政策公平是国家政策公平的一种客观反映,高等教育入学公平水平的提升将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到一个国家教育政策公平水平的提升,使更多人有机会获得公平的高等教育机会,取得优质高等教育文凭或特质高等教育文凭。西班牙学者奥尔特加·加塞特(Ortega Gasset)曾经指出:“大学作为一种机构,目的是让几乎所有的人都接受高等教育。”^[2]当今社会,在学历传递出强信号的高等教育市场上,上大学尤其是上“好大学”代表着一种普惠性的权利和公益性的追求,离不开公平的政策来保障。“如果公民享有了教育权利,而政府未能提供高等教育机会,这依然谈不上公平性,政府因之会失信于民”。^[3]因此,从政府执政为民的角度出发,高等教育政策的改革发展既要与经济发展相适应又要与社会需求相适应,才能形成教育与经济、教育与社会互利性良性循环,高等教育的筛选功能才能得到合理释放,人们通过后天努力即可以公平地进入期望的高等学校,再通过获得满意的高等教育文凭而获得理想的职业岗位和优厚待遇,实现经济收入状况的改变和人生地位的升迁。纵观世界高等教育入学公平的推进历程,政府为了增进高等教育入学机会的公平分配,往往通过制定普适性的政策来适应时代的发展、适应稳定和变化的政策环境。无论是美国的《高等教育法》还是英国的《罗宾斯报告》,都无一例外地把保障公民平等的入学权利与机会作为重要内容,致力于摒弃不可改变的性别、种族、家庭出身、社会阶层、宗教信仰、身份门第等信号歧见,使高等教育机构的筛选对象从特定人群扩展至全体国民尤其是弱势群体,提升国民的整体教育水平,让社会处境不利的群体获得更多被高收入职业、高地位部门雇佣的机会。“进入21世纪,许多欧洲国家都在致力于高等教育的入学机会公平,改变家庭社会背景、家庭收入等对学生入学的消极影响。”^[4]这可能预示着,高等教育入学公平时代已经到来。就中国高等教育而言,不可否认,我国近年来高等教育政策的改革已经使越来越多的考生享受到更公平的高等教育,并通过接受优质高等教育抑或特质高等教育实现了自己的梦想,改变了曾经不满意

的生活状况,但仍然有不少考生被排斥在政策的眷顾之外,高等教育还具有符号暴力的特征,为社会公平弹奏了一些不和谐的音符。不容置疑,政府不是高等教育入学公平的守护神,期望政府提供绝对公平公正的高等教育既不理性也不现实,但政府可以通过不断的政策创新,以此加快高等教育入学公平的进程。

二、机制的灵活性

从筛选的发生机制来看,文凭是个体能否进入职场与获得高薪职业的一种信号,因而赋予贫寒子弟高质量的大学文凭,就相当于赋予其改善经济状况的机会。在这种意义上,采取灵活的入学机制促进高等学校科学选才、公平选才,为更多贫寒学子创造优质、特质高等教育机会,既是高等教育适应社会经济发展、适应个体能力发展的强大动力,也是高等教育过滤功能的合理发挥。事实上,高校毕业生进入职业领域的过程,正是学生凭借其文凭信号以改变其地位的过程和雇主凭借其文凭信号进行筛选的过程,而高等学校是大学文凭的“零售商”、“批发商”、“分销商”和“经销商”,所以,现代社会中的高等学校正在成为人才鉴别的“筛选器”或“社会筛选或分配的机构”,^[5]高等教育投资应当以市场供求关系为依据,以市场价格为高等教育投资的衡量符号,才能兼顾考生的投资选择与高等学校的招生选择。如果高等学校选择了不适合自己的特性的考生而筛掉了合适的考生,或者考生选择了不适合自己的特性的高校而筛掉了合适的高校,学生通过接受高等教育获得的信号和真实能力之间的关系必然是负相关。这相当于告诉我们,高等学校要实事求是地发射高等教育文凭信号、保证文凭质量,必须根据自身的资源条件、学科比较优势等建立适宜的入学机制,防止不同类型、不同层次的高等教育招生盲目趋同发展。我国高等教育入学机制经过多年改革已逐渐步入健康发展的快车道,但由于种种原因仍然僵化性有余而灵活性不够,仍然面临着考试机构专业化程度不高、特大城市随迁子女就地高考难突破等难题。^[6]目前,我国高等学校招生主要按照“划分录取批次→制定录取分数线→招生院校调档线的确定→分批录取与调剂录取→二次录取→通知考生”的模式运行。这种机制使学生只能在固定的批次里填报入读高校和专业,个性得不到充分发展,专业兴趣难以得到满足,学生对学校的认可度、对专业的满意度均处于较低水平,雇主对大学文凭的认可度持较低水平;高校只能在有限的范围内招录学生,办学理念难以付诸实践,办学特色得不到

体现,文凭质量得不到保证,高校的人才培养模式难以很好地和高考招生对接。无论从扩大学生的选择权还是从拓展高校的选才面来说,高等学校都应当尽可能发送具有自身特色和质量的文凭信号,供市场参与者清晰地接收与甄别。体现在高等教育入学上,高校招生应该减少刚性的限制,增加柔性的方法,从而建立一个更加灵活、更能有效地维护公平的新机制,保障每一个人都有条件选择和接受适合自己发展的教育。就减少刚性的限制而言,高等教育入学机制创新要以增强学生与学校、学生与学科专业的适应性为导向,努力创造条件逐步取消高校招生录取批次,同时改进投档录取模式,推进并完善平行志愿投档方式,以此增加高校和学生的双向选择机会。就增强柔性的方法而言,国家可以建立在基于统一测试基础上的高校自主选拔机制,学生根据高校的成绩要求提出申请,不同类型与层次的高校分类独立进行录取,学生可以结合自己的实际情况向多所高校申请而获得多张录取通知书,从而真正实现考试与招生分离,既扩大学生的自由选择权又扩大高校的自主选择权,从根本上建立起公平公正的筛选机制。

三、标准的多元性

美国社会学家柯林斯(Randall Collins)从符号统治角度提出,学历和文凭乃是一种“选择”的工具。国家通过所谓的合法化考试进行公平测试和筛选,保证那些专家进入科层制和专家治国文化框架内的责任岗位。^[7]在这种测试和筛选的过程中,入学标准作为决定考生能否进入高校或进入何种类型高校接受高等教育的一把尺子,其公平性是维系低社会阶层进入专家治国程序的关键所在,也是高等教育与社会互动发展的价值所存。从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发展走向看,人们的高等教育需求日益多样化,不同天赋、能力、兴趣的考生具有不同的高等教育需求;高等教育质量的判定标准更加多元化,社会、家长、学生、学校眼中的高等教育质量标准大相径庭;用人单位的选才准则趋向多极化,企业、个体经济组织、国家机关、事业组织、社会团体对求职者的能力要求千差万别。由于高等教育供给与高等教育需求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加之高等教育市场是一个信息不对称市场,学生在高等教育市场上传递的教育信号对用人单位来说至关重要。而高校扩招实际上降低了高等教育的入学门槛,使得高等教育文凭信号的甄别功能大打折扣,毕业生就业市场“逆向选择”的问题加剧,^[8]用人单位不得不求助于更高的文凭信号

或更有特色的文凭信号来甄别毕业生能力的高低,这就会导致大量高校毕业生待业与失业。从筛选的角度进行归因,高校毕业生待业与失业的根源在于学生传递的教育信号与市场需求不对称,雇主不能从学生的学历证书上获得适切自身个性的信息,因此高等教育的重要使命在于用最直接、最有效的方法,为不同的考生提供最富有个性化的学历证书,传递最受雇主欢迎的文凭信号。高等教育入学作为人才培养的起点,是学历信号发射的第一个环节,其在大众化情境中仍然面向少数人的精英式标准显然已不合时宜,其制定应该充分考虑中国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国情,既要考虑到为国家选拔高水平的学术精英,为创新型人才成长创造广阔的空间,又要把素质教育和因材施教的教育理念结合起来推行渐进性改革,为所有人成功提供出彩的机会。这就意味着,高等教育入学标准的变化要与教育的发展结合起来,因为“离开了教育的充分发展,单纯的教育公平甚至是不存在的”。^[9]基于社会需求的多元性和教育发展的多样性,高等教育入学标准的制定必须秉持多元选才的观念,探索适用于全体考生的评价方式,对于全体学生的发展才有公平性可言。根据我国高等教育结构多层次、多类型的特点,可以探索分类考试、综合评价、多元录取的选才标准,建立起高等教育分流和人才培养多元化的立交桥,实行高等职业教育与普通高等教育入学考试相对分离的选拔制度,高等职业院校招生以“文化素质+职业技能”为评价方式,一般普通高等院校招生以“高中学业水平考试+综合素质”为评价方式,重点院校招生以“高考成绩+综合素质”为评价方式。如此能在兼顾学生个性发展的同时又考虑大学的自主选拔,较好地避免千军万马争过独木桥的局面,科学地反映考生的真实能力,保障考生入学的公平性和公正性,同时使得学生有更多机会来展示自己的综合素养,发挥自己的个性潜能,向用人单位传递独特的教育信号和出众的才能,获得更多入职的机会,也有利于高校更全面地选拔人才,培养出适切自己个性的学生。

四、形式的广泛性

受教育程度是求职者表达个人能力的信号,用人单位据此对求职者进行筛选。在高等教育信号功能正常运转的情况下,“就业主要依赖于所接受的学校教育,获得高收入和就业岗位的唯一必要条件是拥有足够高的教育程度”。^[10]伴随着高等教育的快速发展,人们越来越期待更高层次的教育,越来越需要广泛的、更

公平的高等教育机会来创造更大规模的高等教育,尤其是更多类型、更大规模的优质和特质高等教育。这种趋势的形成,是由我国高等教育的筛选机制决定的,是由文凭贬值所引发的,即高校毕业生无法在社会中获得相应的工作岗位和发展需求,不得不接受低于学历资格的工作,获取的报酬和发展机遇远远低于高等教育学历自身的预期值。文凭贬值程度的加剧,使“我国所谓高等教育的筛选是在进入高等教育之时,而不是在高等教育过程之中,是高考起到了筛选作用,高等学历信号仅仅是对高考甄别结果的一个反映而已。”^[1]学历证书是进入相应高等教育机构学习并达到相应标准的一个证明,教育信号实际上是以学历证书的形式体现出来的。入读不同类型与层次的高等学校并获得相应的高等教育证书,就会发出相应的高等教育信号;没有机会进入高等学校并获得高等教育学历证书,就没有发出相应高等教育信号的机会。按照这样的逻辑,高等教育入学筛选就是要把更多具有不同才能的人分流到不同类型与层次的高等学校里去,而不是向某一类大学或某一层次的大学蜂拥,这也从另一个侧面说明高等教育入学要注重形式的广泛性。在此基础上,高等教育入学才有公平性可言。换个角度来思考,就是高等教育入学不仅应该追求实质公平,还应该追求形式公平。形式公平取向于赋予学生普通意义上的机会公平,即只要学生获得了同等的上大学的机会,就有机会获得同等的学历信号,高等教育入学在客观上就是公平的,而不论学生上何种层次与何种类型的大学,高等教育的筛选功能都是合理的;实质公平取向于赋予学生优质和特质意义的机会公平,即高等教育机构不仅要赋予学生同等的上大学的机会,还要赋予学生同等的上名牌大学、重点大学、特色大学的机会,高等教育入学才有本质意义上的公平,高等教育的筛选功能才有积极性可言;形式公平和实质公平在对立中统一,在矛盾中发展,彼此相互制约又相互促进。高等教育公平的最终目的是实现实质公平,但形式公平是高等教育入学公平的第一道栏杆,也是实质公平的必经之路,高等教育入学必须首先实现形式公平,才能最终实现实质公平。在高等教育大众化阶段,我国高等教育的层次结构日益多样、类型结果日益复杂,加之高中教育的层级日益分化,一元化的入学形式已不能适应高等教育大众化的需要。从公平竞争的角度出发,高等教育入学在于建立和形成更加广泛的入学形式,以便让考生各安其位、各求所需、各显其能、各展其长,而不至于堵塞在同一条胡同里。这就要求,高校应采

取丰富多彩的入学形式进行人才筛选,具体可以探索以下形式:一是申请入学——考生可以根据自己的高中学业水平考试成绩和综合素质评价结果等,向符合自身条件的高校提出申请,高校则依据其情况决定是否准予入学;二是考试入学——考生按照自己的学业水平与就读意愿,根据不同高校的学科与专业特点,有选择地报考若干自己心仪的大学和学科专业;三是推荐入学——某些具有特殊天赋或某种特长潜质的学生,包括一些专才、奇才、偏才、怪才,可以通过公平公正公开的方式,实现具有诚信保障的推荐甄选入学。学生广泛入学是改变高考“一考定终生”的重要途径,也是高校因材施教的重要举措,为通才成长和专才发展开辟了双向通道,高等教育机构应该为学生提供必要的空间与发展渠道。

五、程序的规范性

高等教育入学程序形同一把自动的“筛子”,将考生筛到不同类型与层次的高等教育机构。学生通过获得高等教育文凭,再被筛到不同的行业领域。在这种筛选与被筛选的过程中,只有入学程序规范才能保证不同族群的学生获得公平的高等教育机会,进而推动高等教育过程公平和结果公平,为全体毕业生就业提供可鉴别的文凭信号。设若程序不规范,必然导致优质、特质高等教育资源分配不均,激发不同社会阶层的入学矛盾,助长人为偏移与“走后门”而造成人们在高质量高等教育学历上的竞争不公。人们之所以追求高质量的高等教育文凭,在于人们希望获得满意的高等教育投资收益。作为文凭价值的验证机制,用人单位总是希望从众多求职者中筛选有较高工作能力的人去填补岗位,而高等教育文凭是高校毕业生证明自己劳动能力的一种信号,用人单位往往通过高校毕业生传递的教育信号来推测其能力之高低。在我国高等教育规模不断扩展的过程中,高校毕业生的数量在持续增加,而一般大学文凭却在不断贬值,由此造成了人们对高质量高等教育文凭的强烈追求。人们为了进入好的大学,于是想方设法钻高等教育入学程序的空子,利用高考加分、考试作弊、高考移民等方式进行腐败,使原本纯洁的象牙塔中长出不少“暗斑”。程序规范是高等教育领域里防腐、拒腐、反腐的利器,是为了保障和实现高等教育公平而进行的一种制度设计,其在实践中的运行不仅要考虑家长、学生、学校等利益相关者的主观感受,还要多方了解社会的需要及其满意程度,从客观事实层面提高程序的公平性,否则会造成教育信号

的不对称,社会屏障教育筛选。鉴于入学程序的规范性首先体现在程序的制定过程上,高等教育招生机构在制定程序时必须充分考虑影响招生不公平的因素与可能,通过制度上的杜绝与监督来实现考生公平竞争,并且在程序实施上设立对不公平行为的有效反馈与惩罚机制,从而保证程序实施的公平。为了从根本上保证入学程序的制定和实施公正,高等教育招生机构关键要做好三点工作:其一,规范宣传。高校在招生之前应当将涉及考试招生的相关事项在招生章程中详细列明并向社会公布,让社会全面了解高校招生信息,做到招生有据可依,有章可循。其二,规范决策。在招生过程中,高校要充分发挥招生委员会的作用,实行集体决策,权利制衡,规范学校招生计划、招生政策和规则的制定,避免个人发挥决定性作用,堵死权利寻租的空间和招生腐败的漏洞。其三,规范监督。通过建立社会监督机制、考试申诉机制、招生问责机制,规范学校测试、现场录取、最终确定录取名单等环节。程序公平是一种全过程的公平,应当贯穿于高等教育入学的始终,直到最终录取结果公平的实现。

六、录取的透明性

文凭质量作为一种能力与水平象征的信号,无论对于求职者或是雇佣方,都可以依据这种信号的发送,来实现高等教育预期。从这个意义上讲,那些优质、特质高校录取一名高中毕业生,就相当于给他一个在“柠檬市场”上被雇佣的机会。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贫寒子弟更加倾向于追求优质、特质高等教育的录取结果公平。可以说,录取结果公平是入学公平的高级形态,其本质并不是每个来自不同背景的学生在入读高校类型与层次的机会上完全平等,而是将高等教育招生无法控制的那些变量,如学生的天赋、智力水平、努力程度等信号因素进行排除之后,只考虑高等教育招录系统自身的变量对考生所造成的影响是平等的。也就是说,无论学生之间家庭条件、智力水平等先天性信号因素的差距如何,只要他们达到了优质、特质高等教育机构的入学要求,高等教育系统对他们的筛选就是公平的,他们就能获得公平的被录取机会。世界发达国家在推进高等教育公平的进程中,均强调录取结果的公平性,欧洲大陆国家对此更是有增无损,强调“所有学术性中学的毕业生,传统上都有权进他们自己选择的大学,而且还能够比较自由地制定自己的课程学习计划”。^[9]录取结果公平作为最终衡量高等教育入学公平与否的重要指标,是人们追求公平的根本目的。对于

我国建设和谐的高等教育市场而言,只有切实维护录取结果的公平公正,才能向雇主、高等教育投资者、高等教育受益者等社会群体传递高等教育的积极信号,发挥高等教育文凭的甄别价值,高等教育改革方可得民心、顺民意、使人信服、让人满意。而要做到录取结果公平,其前提条件就是录取结果公开透明。可以说,高校招生录取结果的透明度决定着录取结果的公平性。在当前社会诚信体系尚不健全、招生考试环境依然严峻、管理监督工作相对缺位、信息公开制度不够规范的情形下,高等教育入学中的筛选与被筛选还存在信息不对称的问题,高校的入学录取还存在一些不为人知的“黑箱”,使人们对高等教育招生的满意度还不高,抱怨之声时有响起。每年高考,高校都会收到不少“特长生”、“点招生”、“赞助生”、“条子生”、“票子生”、“调剂生”、“调档生”、“保送生”、“中介生”……高等教育入学的公平性、客观性不断受到人们的质疑,高等教育入学的透明性、阳光性也成为社会各界反响最强烈的问题之一。根除高等教育入学中的“黑幕”,提高社会的公信力和人民群众的满意度,高等教育入学机制创新要以维护广大投资者的合法权益为出发点,以提高考生的预期收益为归宿,以公平公正为核心,在深入推进和完善“阳光招生”工程的基础上,创新高校招生工作信息公开思路与方法,拓展招生信息公开渠道与途径,扩大信息公开范围与内容,准确、及时地将招生政策、招生计划、考生资格、录取程序、录取结果、咨询及申诉渠道、重大事件违规处理结果等信息公之于社会,提高考生与招生机构之间信息的对称性。同时通过建立健全招生违规查处制度,主动强化社会监督,增强信息公开实效,逐步建立起更加公开透明的高等教育入学机制,确保录取结果公平公正。

参 考 文 献

- [1] Wolpin, K.I. Education and screening [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77,(67):949-959.
- [2] [西班牙]奥尔特加·加塞特.大学的使命[M].徐小洲,陈军译,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1.50-51.
- [3] 李洁.美国高等教育公平化的实施路径[J].教育评论,2014,(1):154.
- [4] 姜勇,汪寒鹭.入学公平与欧洲高等教育改革[J].高教探索,2010,(2):59.
- [5] Psacharopoulos, G. & Woodhall, M.. Education for Development—An Analysis of Investment Choices[M].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5.44.

- [6] 李木洲. 高考管理制度的改革与变迁: 成效、难点及趋势[J]. 教育研究与实验, 2014, (3): 44-48.
- [7] Collins, R. Some Comparative Principles of Educational Stratification [J]. Harvard Educational Review, 1971, (47): 1-26.
- [8] 余华义. 从筛选理论的观点看扩招对毕业生就业的影响[J]. 理论与改革, 2006, (3): 88.
- [9] 谢维和, 李乐夫 等. 中国的教育公平与教育发展(1990—2005). 北京: 教育科学出版社, 2008: 203.
- [10] 吴迪. 大学生就业: 愿景与现实[J]. 高教探索, 2014, (4): 137
- [11] 吴一丁, 毛克贞. 筛选理论、教育成本与高等教育体制[J]. 经济体制改革, 2006, (2): 176.
- [12] [加] 约翰·范德格拉夫. 学术权力——七国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比较[M]. 王承绪, 张维平 等译. 杭州: 浙江教育出版社, 2006: 172.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creening Hypothesis Theory to See the Characteristics of Higher Education Enrollment Equity

Jiping Zhang¹, Zefang Dong²

(1. Higher Education Research Institution, China Three Gorges University, Yichang Hubei, 443002

2. College of Education, Central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Wuhan Hubei, 430079)

Abstract: The higher education enrollment equity intends to provide every candidate an equal access to a deserved diploma, which signifies his/her ability to the future employer so as to realize the change of living conditions and social status. During the process of accelerated economic and society transformation as well as the development of mass higher education, higher education enrollment equity possesses new features, ranging from the wide employment of policy, the flexibility of mechanism, the diversity of criteria, the extensity of form, the transparency of procedure and the transparency of recruitment.

Key words: higher education; enrollment equity; characteristics; Screening Hypothesis Theory

责任编辑 范先佐

(上接第 19 页)

Can Education Bring about Happiness Directly?

—Evidence from Micro Investigation Data of Chinese Family Panel Studies

Wei Zhou¹; Lihua Dai²

(1. School of Statistics, Applied Statistics Research Center, Jiangxi University of Finance & Economics, Nanchang, Jiangxi, 330013 2. School of Public Finance & Public Administration, Jiangxi University of Finance & Economics, Nanchang, Jiangxi, 330013)

Abstract: The proposition whether education makes people happy still do not reach a consensus. In this study we employ the data from Chinese Family Panel Studies when exploring the relation between education and happiness. It is found that even after eliminating the dependency relationship between education and income, or education and social status, we still lack enough evidence to support the hypothesis that education brings about happiness directly. Though the results reveal that education is more likely to increase the educatees' income and social status, all affecting individual's happiness indirectly. This paper thereby clarifies educational function related to income rewards instead of happiness reward and supports the idea that education serves as an instrument that affects individual's happiness indirectly.

Key words: Education; Happiness; Instrument

责任编辑 景 风